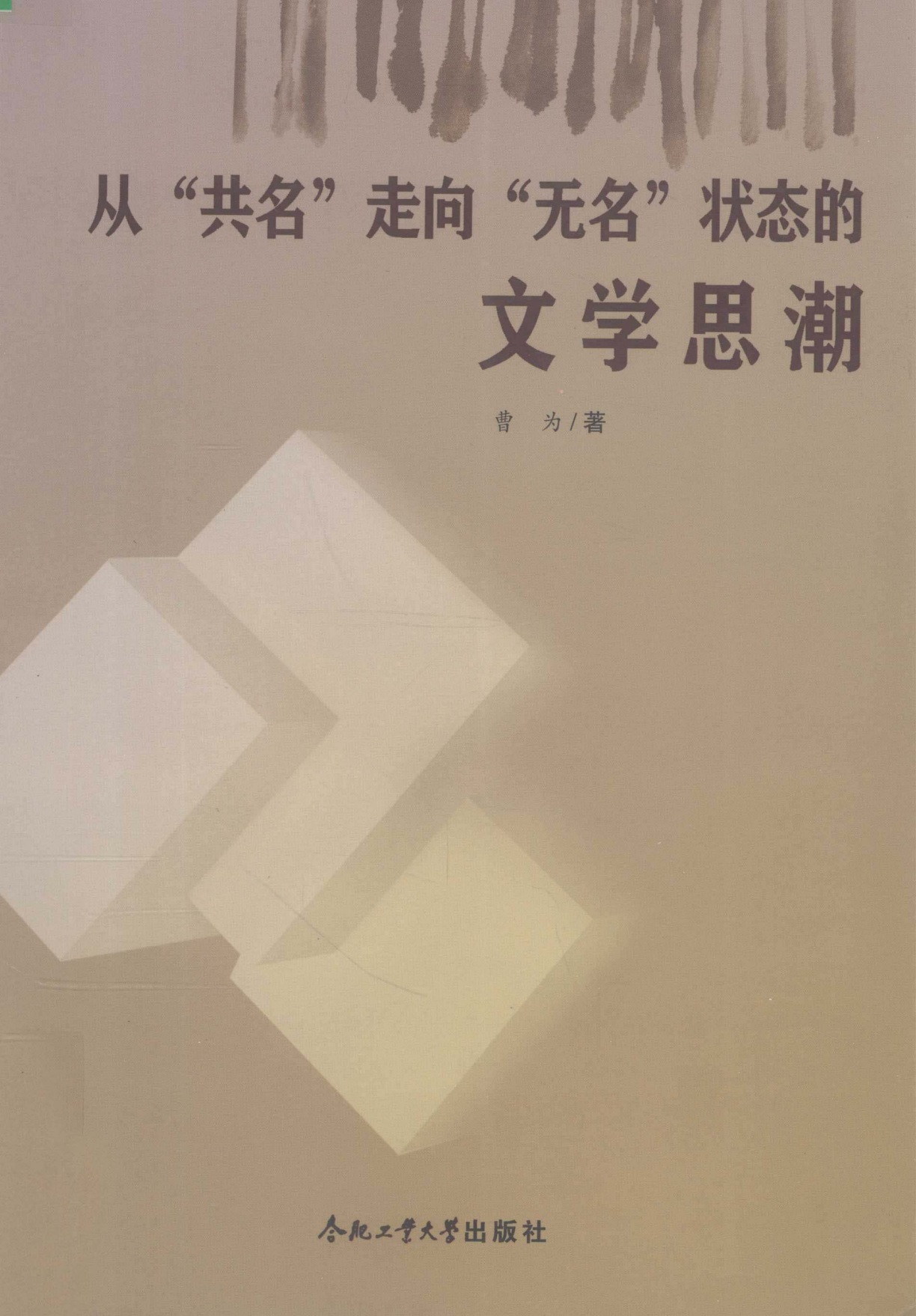




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 文学思潮

曹 为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合肥师范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从“共名”走向“无名” 状态的文学思潮

曹 为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曹为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5650-0630-2

I. ①从…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艺思潮—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4075号

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

曹 为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 张	18.2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346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630-2

定价:45.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钱 雯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之失：一在理论高蹈，漠视文本；二在坐井观天，目无大局。根本原因则是缺乏深度把握的历史感。本著作以文学思潮的流转、演变对象，在新时期以来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全幅背景下，立足文本，掘发文学演进的内在脉络，所提出的从“共名”到“无名”的描述主线和由此展开的综合研究扣合文学存在、社会存在、历史存在，足可为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灌注清明的历史理性和活泼流转的生气，是一部盘活并推进学科建设的极有价值的著作。

作者先任省文联文学期刊资深编辑，后在高校执教并研究当代文学十余年，创作方面，著作甚丰，文坛知名。几十年来，作者与当代文学共浮沉，故能看破学科痼疾；发而为言，不过寄其热爱与期待而已。其中质实与重量，不可以所谓“纯粹”其实“空虚”的学术著作衡估之。

特此推荐申报合肥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以上为南京大学博士、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硕导钱雯先生，在合肥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申报表推荐栏代表本单位留下的文字，这里以之为序，再恰当不过。谨致谢忱。——作者注）

又 序

朱移山

曹为老师的学术著作《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系作者十余年学术科研和教学心血结晶。书稿深层次描述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在宏大的文化交融与冲突背景下发生、发展和流变轨迹,并探索其从“共名”走向“无名”的特殊规律,尤其是结合大量当代作家阶段性标志作品解读其对文学思潮影响和文学史价值,角度新颖,见解深刻。书稿中贯注着深情生气,文笔流畅,不仅让读者开卷赏心悦目,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2011年9月5日

(移山先生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编审、副社长,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上面几句话是先生为本书稿所作专家鉴定意见,虽知是溢美之辞,然平生很少被人夸奖,因而心甚喜之,且以之为序。谨谢不已。——作者注)

目 录

序	钱 雯 (1)
又序	朱移山 (1)
第一章 绪言:考量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	(1)
第二章 当代文学思潮:精神追求旅途中绽放的火树银花	(5)
第三章 伤痕文学:深深镂刻在民族心灵深处的难言痛楚	(8)
第四章 反思文学:直接感悟到民族精神阵痛的心路历程	(16)
第五章 改革文学:引领民族走向荆棘丛生却辉煌的未来	(29)
第六章 寻根文学:象征一个民族开始新生并渐履佳境	(41)
第七章 现代派文学:融融汇入全球文明星河的一缕晨曦	(94)
第八章 新写实小说:描绘普通市民毛茸茸的原生态生活	(147)
第九章 当代文坛“文学奖”作品:凝结着文学家和文论家智慧结晶	(165)
第十章 优秀影视剧:既娱乐大众又具审美效应的精品大餐	(224)
第十一章 区域文学方阵:展示出商楚后裔魅人的创作实绩	(265)
第十二章 网页文学拥趸无数:不可忽视的现代视角阅读平台	(275)
跋	(284)

第一章 绪言：

考量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

关于“共名”、“无名”的概念，最初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先生的学术团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中率先提出，渐入受众眼帘，并在学界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其创作背景、创作题材、创作实绩、创作风格、创作方法、创作思想、创作情绪和作家构成等，都有着比较清晰地呈现。

在学术探究过程中，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时常把“共名”理解为“以共同的名义”进行的创作活动。余秋雨先生曾经参加过的《鲁迅的故事》写作组，就是典型的集体组织，多人写作，却文字集中，主题凸显的“共名”状态的写作。《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更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共名”状态的写作。都是特定时期政治思想需求的主旋律文化。共同的名义究竟指哪些内容？“五四”启蒙思想，宣扬民主科学；民族解放运动，彰显独立自由精神；阶级解放斗争，抗争贫富过分悬殊的不平等社会机制；建设法治社会，推进公平公正的民主生活；反腐倡廉，争取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发展多元经济等，似乎都可算作“共名”状态的文学创作母题，亦即主旋律名义下的文学活动。这一个活动过程，非常漫长。新文化运动伊始，发轫之作《狂人日记》即是，随之有《凤凰涅槃》、《子夜》、《激流三部曲》、《骆驼祥子》、《雷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前驱》、《灵旗》、《苦菜花》、《保卫延安》、《班主任》、《人到中年》、《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大厂》、《抉择》等，其创作主题，是国家的、民族的、大众的和集体的意志。对于积弱已久、百年衰败、一盘散沙的中国，“共名”创作，有利于凝聚民心，组织民众，先是寻求解放之路，继是建立宏观控制的国民经济，以利于可持续发展。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乃至全体有责任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一些社会团体身不由己情不自禁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有国才有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宣扬文学艺术个性，追求艺术创新的理想，似乎才有了实现的基础。

我们还习惯称“无名”状态的文学创作，为“没有（或不坚持）共同名义”的文学创作。大抵从“寻根文学”思潮开始，私人写作，个性写作，女性写作，隐性写作等，层出不穷；单一话语，潜型话语，网络话语，蜗居话

语等触目皆是。多元化的辐射型的创作态势，如旭日东升，喷薄溢出。“雪米莉”小说走俏，汪国真诗歌蹿红，王朔“痞”态调侃等，大抵皆是“无名”创作。此后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石门夜话》、《爸爸爸》、《棋王》、《北京人在纽约》、《长恨歌》、《穆斯林葬礼》、《尘埃落定》、《活着》、《生活秀》、《山上的小屋》、《冈底斯诱惑》、《受戒》、《哦，香雪》、《康熙大帝》、《乔家大院》、《男才女貌》、《秦腔》、《新安家族》等作品，颂扬人性之美好，肯定个体生命之珍贵，发掘地域文化之精彩，展示商战文化之诡异，惊叹异质文明之悬殊、争抢语言实验之先机等激情，先后在“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新写实”等文学思潮中尽情绽放。不难看出，受《百年孤独》影响，中国的“寻根文学”试图在古老传统文明中，探索出自己的新生之路；而接受了弗洛伊德、尼采、萨特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期冀在西方异质文明中，发现有益于自己民族发展壮大的积极因子。“先锋派”文学走得更远，在形式主义的语言实验中，没能很好地携带思想内容一道进入文本，多数时候就只能是实验而已。“新写实”小说，可以视为文学回归现实生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文学经历了注重思想性的功利时代、转向注重语言艺术的实验时代之后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也是一种过渡，由文学宫殿的辉煌巍峨、文学价值取向的急功近利，悄悄步入平静，步入日常生活范畴。文学行为终于成为寻常生活。为了让文学的日常生活有些许亮色，于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成为受众广为关注的对象。

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如同泉涌，一波叠一波，后浪赶前浪地出现在新时期文坛上，就具体的文学活动或创作文本而言，“共名”旗帜下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思潮，于主旋律的集体主义概念中，也已萌生出些许新的人道主义意识；于无条件献身的说道中，也已萌生出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于文学的功利主义认同中，也已萌生出对于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从这些因素的存在来看，似乎又是“无名”状态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认同。而“无名”号角声中的“寻根”、“现代主义”、“新写实”文学思潮，于多元辐射的创作思想中，透露的对于社会“真理”、“科学”、“正义”、“公平”、“和谐”、“发展”、“仁爱”、“慈孝”等观念的认同叙述，则似乎又是“共名”状态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取向。可见“共名”中孕育着“无名”的因素，“无名”中也潜藏着“共名”的因子，二者并不是绝对的。弄清了这一点，就不会奇怪我们为什么格外注重文本的客观分析，而不去作纲领性的理念阐述。在认同了“共名”、“无名”两个概念的大致内涵与外延之后，我们于杂乱无章的文学活动中，慢慢梳理出属于这部书稿自己的应有特征：

首先，力求纂述角度尽可能新颖些。思绪展开过程中，试图从文学史叙述、文学作品叙述、文艺理论叙述的惯常程序中，挣脱出来，努力寻找另外

一个视角楔入，即另外一个文艺理论、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相互兼容的叙述途径，以为实际工作中好用适用，以为阅读写作时可以做个好的参照读本，或某种程度上的好的指导读本。当然，或许就弄得不伦不类，不为人接受也未可知；不过，既然这么想了，也就这么做下去了，于是就有了如今这么个模样。书名姑且定为《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这样的书名，必然要谈到文学创作和思潮，谈到当时文坛现状，谈到作家作品，堕入俗套固然难免，不能出新更是难以宽恕。且让它站着吧，一定有踵继大家弄出新的奇的巧的，以飨大众的。

其次，力求对于获奖作家作品的叙述有些别出心裁。应该相信中国当代的文艺评论家的眼光，他们遴选出来的作品，经过二三十年的积淀，大多都是站得住脚的，有的甚至已经成为经典名典，为国内外众多读者接受并喜爱。对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叙述，对于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的肯定，也是理所当然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受活》、《山居笔记》、《宰相刘罗锅》、《历史的天空》等作品，无论作为纸质平面图书的存在，还是成为或即将成为荧屏立体形象的存在，精品意识已植入读者与品论者心田。

其三，力求博采众长，集作者、编者、读者思考之精华于一体。笔者曾在省文联的一家文学刊物，编辑、研究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十几年之久，后又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十年有余。是以，当代文坛，尤以新时期文坛的状态大抵是比较了解的，且与一些作家也有着面对面的采访与交往过程。所以书中时有“作者感言”、“读者感言”、“编者感言”、“比较阅读”之类的文字叙述，在坚持以文本说话的基础上，穿插这些文字，可以增强阅读的亲近感，深入受众心灵之潭。

第四，力求写书人与读书人处于相互观照的辩证位置，尊重读者的判断、识别与体会，不把自己的思想或观念强加于读者，把客观叙述、人文叙述，作为叙述的主要目标。每一部作品，都有其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有其作家的写作背景。我们不刻意追求文本的思想性或艺术性阐述，不求“深刻”，只要“浮浅”的感知，只要表层的叙述。却很在意两个“背景”的叙述，很在意审美过程中“是”、“非”、“真”、“假”、“善”、“恶”、“妍”、“媸”的区分与辨别，在意“悲天悯人”情怀的说白，这些都是人品、文品、读品的基础工程。有了这样的叙述，以后的阅读应该是随着读者阅历与知识结构的提升，自己去深化理解感悟就好了。在叙述的过程中，不追求深刻，不讲究文学、史学、哲学、佛学、人类学、社会学、风俗学、文艺学、文艺美学等学科的融会贯通，唯求语意的简洁、书旨的凸显。

综上，对于原典、名典、经典在文学思潮中的兴起、沉淀、传扬的研究与思考，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与智慧，我们感激这个伟大的时代，赋予知识分

子神圣使命与振兴民族的责任，怎能不竭尽绵薄，报效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

本书共 12 章，叙述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说“共名”、“无名”两个概念。第二章说中外文学思潮。第三章说卢新华、刘心武等“伤痕”作品。第四章说鲁彦周、王蒙、谌容等“反思”作品。第五章说高晓声、蒋子龙、李存葆等“改革”作品。第六章说阿城、韩少功、汪曾祺、张炜、贾平凹、苏童、姜戎、二月河、琼瑶、金庸、三毛、白先勇、余光中、郑愁予等“寻根”作品。第七章说高行健、余华、莫言、残雪、马原、舒婷、海子、北岛、食指、顾城等“现代派”作品。第八章说池莉、刘震云、方方等“新写实”作品。第九章说铁凝、毕飞宇、史铁生、余秋雨等“鲁迅文学奖”作品，古华、姚雪垠、张洁、霍达、王安忆、陈忠实、阿来、刘斯奋等“茅盾文学奖”作品，刘恒、阎连科等“老舍文学奖”作品。第十章说郑重、王要，都梁，兰晓龙，李晓明、郑晓龙、李功达、冯小刚，李安等“影视剧”作品。第十一章说许辉、崔莫愁、孙志保、许春樵等“区域方阵”作品。第十二章说赵小赵、慕容雪村、蔡智恒等“网页”作品。

第二章 当代文学思潮： 精神追求旅途中绽放的火树银花

通常情况下，文学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潮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以及那个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方法。文学思潮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深层性。二是理论性。三是群体性。四是时段性。五是实践性。对于区分和命名文学思潮，应该尽可能地宽容。然而，宽容并不是没有原则。当代中国文坛独特的结构和制度，决定了当代文学思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极度密切的关系。文学思潮少有自发产生的，基本上是自觉的、自上而下提倡的。由于基本是自觉的，所以是理性的。

文学思潮在概念上比文学思想要宽泛得多，它不只是在个别或少数作家的创作中有所反映，而是表现为许多有影响的作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自觉地实践某种共同的文学纲领，形成一种遍及全社会的思想趋向。在社会上是否形成广泛的影响及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区别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想的重要标志。文学思潮也不同于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文学流派表现为由思想和艺术的共性而不一定由纲领上的共性联系着的作家集团，出现文学流派并不一定能形成文学思潮。创作方法是指作家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所依据的总的原则，这种总的原则并不一定依附于某一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则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才发生重合，如欧洲 17 世纪的古典主义、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和同时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既是大规模的文学思潮，又是文学流派，也是文学的创作方法。

文学思潮的出现，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新的思想要求，这两者是文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此外，历史文化的材料准备与文学思潮的形成也具有渊源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也称文学主潮。文学主潮与历史上进步阶级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情绪相一致，与时代发展的洪流相表里，反映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在文学主潮出现和发展的同时，往往也会出现与

之相对立的潮流。如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主潮是积极浪漫主义，但同时也伴随着消极浪漫主义。而且德、英、法等国都是消极浪漫主义产生于前，积极浪漫主义形成于后。不过消极浪漫主义持续时间很短，不久就被作为文学主潮的积极浪漫主义取代了。

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西欧不尽相同。在中国文学史上，虽有各种文学流派各树旗帜，递嬗相继，但像欧洲近代那样连续形成几次大规模文学思潮的现象比较少见。如果把“诸子百家”、“邶下文人”、“骈赋制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文学活动，也看做文学思潮的话，那也是影响久远的思潮。中国古代以明清时期形成的文学思潮较有代表性。有的研究者把明清文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吴承恩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和《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为代表的感伤主义，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可备此一说。晚清谴责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更为突出，只是所影响的社会面不很大，似可视为明清文学思潮的尾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次与时代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大规模的文学思潮。这次文学思潮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文学实绩，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作家迸发的创作热情，延续了近二十年。其间掀起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新写实”等一股又一股文学思潮，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为壮观的文学现象。后人称之为“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

文学思潮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思潮的起伏递嬗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研究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便于从总体上发现和把握文学的特性及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从而推动文艺学的发展。丹麦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撰写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一部全面考察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思潮的有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看待文学现象，把文学当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因此也非常重视从思潮的角度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

在文学思潮中阅读文本，发展文艺学和文艺美学，提升品位。努力掌握这样的学习方法并达到这样的适用目的：

一、深奥的学理以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浅显表层的现象中探究出深层思考，并能以专业的术语写出来。实现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互为转化。

二、精短的文字以多元思维构制出长篇大论；擅长作短文，尤其是阅读长篇之后，能够以凝练的文字概括出来。实现长短文字与多寡思维的互为转化。

三、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具体的事物理论化逻辑化。实现典型与普遍的互为转化。

四、紊乱繁杂的思维中，学会梳理，求得条理化；整齐规范的行为习惯中，学会差异思考，洞察其不合理性。实现永恒真理与时段真理的互为转化，实现无限真理与区域真理的互为转化，亦即实现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互为转化。

五、增强对文学与生活的判断力与鉴赏力，提升驾驭人生航船的选择能力、交际能力和实践能力。实现生活和理想的互为转化。

六、涵养主体性灵，培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蕴育健康心理心态。实现动态竞争与静态防守的互为转化。

第三章 伤痕文学：深深镂刻在民族心灵深处的难言痛楚

伤痕文学思潮主要作家作品

作 家	作 品	或人物或文意或诗情	备注
卢新华	《伤痕》	王晓华情感缺失心灵重创	短篇
刘新武	《班主任》	张俊石痛心疾首桃李凋零	短篇
周克芹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四姑娘许秀云执著于生活	长篇
莫应丰	《将军吟》		长篇
竹 林	《生活的路》		长篇
叶 辛	《蹉跎岁月》		长篇
公 刘	《哎，大森林》		诗歌
	《刑场》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文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称之为“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语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这个词语已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沿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伤痕文学”兴起于被“左倾”创作思潮压抑多年的文坛之上，因而许多作品一问世，马上就引起人们的争议，许多人提出了文学是应该“歌颂”还是“暴露”，是该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当然，这场论战的结果不言而喻。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

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迸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忧伤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大众的刻画，从而摆脱了“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然而，作为刚刚摆脱“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最后，在“伤痕文学”中，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漓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宣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势必会形成一

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较多地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却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王妈妈溘然长逝

王晓华永别慈母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青年作者卢新华写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

作者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他后来感言：《伤痕》其实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写出来以后曾给部分同学和老师看过，他们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烈，有的担心写这样的文章会在政治上出问题，有的则认为写的人物和故事不够典型，没有正确地反映时代的本质和主流。所以我连给报纸杂志投稿的兴趣也没了，锁到了抽屉里，直到班级里办墙报，同学倪彪找我要小说稿，我才不得不从抽屉里拿出来交差，结果《伤痕》被作为头条登出来，当时还配发了同学陈思和（他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写的一篇评论，一下子便在复旦校园里造成了轰动，引起了许多同学和老师的围观。后来，上海《文汇报》通过我系一位女老师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托她向我要去了这份稿子，先是打印出来在上海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改了好几次。这当中，在同学鼓励下，我还把它投给了《人民文学》，结果很快收到了退稿信。又过了几个月，《伤痕》和陈思和写的评论一起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我现在手上还有当时《文汇报》主编给我的十六条修改意见。其中第一条，我原本写的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地漆黑”，但他们说这可能有隐射，“四人帮”粉碎了，怎么还会漆黑一片呢？于是改为“车窗外五彩缤纷的灯火时隐时现”；最后小说还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晓华大踏步地向南京路走去。当时《文汇报》发表《伤痕》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小说发表后的影响让我明白了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应该是搞文学的人不可或缺的素质。

小说《伤痕》的主要内容是：女主人公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和她建立了亲密关系的男青年苏小林，又由于小王的家庭成分问题不能上大学，一对青年被迫相互中止往来。在漫长的九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彷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经上级领导部门甄别后，彻底平反了。她渴望见上女儿一面，可当小王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

作者描写王晓华母女生离死别和她与小苏爱情生活悲欢离合的情节，有

力地控诉了“四人帮”对老干部和年轻一代的迫害，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难。妈妈在临死前给女儿的信中说：虽然孩子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王晓华在痛苦地回忆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后，默默地想：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作者在文汇报上谈他写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在《祝福》中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我脑子里涌现起无数个受“四人帮”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帮”路线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形象。“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当我构思到晓华离家九年，而回家那一刻母亲已离开人间的时候，泪水打湿了我的被头，我被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感动了。（见1978年10月14日《文汇报》）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卢新华的这篇习作，是张贴在1978年4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评论家批评这是一部主题先行的概念化小说，读者认为这是一部不那么好读的小说。

2004年，沉寂26年的卢新华出版了长篇小说《紫禁女》。当年他以一篇《伤痕》让读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后便出国求学谋生去了。9月26日上午，复旦大学中文系为他举行了《紫禁女》的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都是他当年的老师和同学，这一天晚上，卢新华还给学生们的作了一篇名为《文化冲突与美国华人作家》的演讲。

《班主任》：中学生良莠莫辨

班主任痛心疾首

刘心武，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长篇小说有《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引出轰动，走上文坛。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1985年发表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轰动。1986—1987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